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三

大禹謨

集傳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孔氏安國曰：禹稱大犬其功。○林氏之奇曰：堯典

既爲舜典，張本。故舜典之初，卽載歷試受禪之事。舜典載禹宅百揆，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也。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陳氏大猷曰：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金氏履祥曰：二典，虞書之經。三謨，猶二典之傳。○吳氏澄曰：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謨者，載禹皋陶二臣之嘉言。○許氏謙曰：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皋益之前。○王氏樵曰：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爲主也。皋陶謨中有禹，而篇名皋陶謨，以皋

陶爲主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集傳 命教祇敬也。

姚氏舜牧曰。堯舜禹相傳。只是

帝謂舜也。

文命敷于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

四海者是也。

楊氏肇芳曰。敷非推致。盛德精神自然翔洽也。

史臣言禹旣已布其文

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

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

事耶。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書主爲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禹尙爲

氏祖

謙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祇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

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祇承與重華異。重

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也。○王氏肯堂

曰。帝以好問樂善而咨詢於下。禹以責難陳善而祇承於上。

此二句爲謨之起語。如湯誥諸篇之有本序。○孫氏繼有曰。舜以文德之君。禹以文德佐之。故聲教四訖。禹之文命。卽舜之文命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集傳曰。以下。卽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集說蘇氏軾曰。君臣各艱畏。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爲善。故敏於德。○林氏之奇曰。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恭己正南面而已。不知舜之君臣。其都兪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語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君臣不怠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爲之治也。○朱子曰。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呂氏祖謙曰。克艱者。厥后厥臣各止。

其所之意。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
真氏德秀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一言可謂至矣。蓋以
爲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啟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
自分。○王氏樵曰。政又民化。正見不可不克艱也。蓋政自君
臣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得
於觀感。風動神速。故下箇敏字。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
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集傳嘉善。候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

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
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
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
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
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孫氏繼有曰。舍己從人。則計在必行。不難以一

言止之事雖已遂不難以一言挽之絕無繫吝方謂之從

集說

孔氏安國曰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張子曰稽眾舍己堯虛其心以爲天下也○王氏安石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案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蘇氏軾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朱子曰無告困窮自非大無道之世孰肯虐而廢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寸理會無一處不到○真氏德秀曰知爲君之難易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堯稽眾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告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之孔子論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之心矣○傅氏元初曰舜置敢諫之鼓一如堯時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王仲淹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

章之訪并天下之謀并天下之智也

集說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在深山中時向如此況在廷之陳謨乎觀其一聞禹克艱之言卽知廣聽納燭幽隱凡治天下之要道皆出於此此卽決江河莫禦之氣象也而猶不敢自居以爲帝堯能之其真知克艱者哉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集傳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

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

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

則謂之文。

潘氏士遴曰。經文武倒者。取韻句也。

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

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

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

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

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案此說所引。比類固爲甚明。但

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

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
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

集說

孔氏安國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
所命。所以勉舜也。○朱子曰。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
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真氏
德秀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至在廣
運二字。○陳氏櫟曰。廣聖德之全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
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卽不
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集傳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

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
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集說

陳氏經曰。當順道之時。反己無愧。心廣體胖。其吉孰大
焉。外此而言吉。是徼倖於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

目所視。心勞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為禍可得而追也。○胡氏士行曰。迪則吉。逆則凶。非於善惡之外。別有禍福也。其應之速可知。迪即克艱之道。○王氏樵曰。惟影響非言其必然之應。乃言其非自外來。皆由此出。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潘氏士遴曰。惠迪不言福。而言吉。從逆不言禍。而言凶。蓋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觀三百八十四爻。所教決擇趨避之意。惟曰吉凶。悔吝而未嘗一及於禍福。所謂知幾其神。見幾而作。正謂此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集傳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

朱子曰。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

呂氏祖謙曰。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一身之閒動作飲食。莫

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

淫。過也。葉氏夢得曰。淫如水之浸淫而不返。

當四方無可虞。度

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

朱子曰。言當警戒於無虞度之時。謂戒於無形也。

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

小人閒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

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

夏氏僎曰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當自作一句不連上文

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

外世一見曰玉

陳氏師凱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九州之外無朝貢之

歲嗣王卽位乃一來耳

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

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案益

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

俞氏鯉曰逸就身說樂就

心說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

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

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

而不可違

胡氏士行曰。因民譬。可以驗已治。舍大道而行小惠以干之。則不可。

孰爲民心之公

而不可拂

孔氏安國曰。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

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

髮私意不入於其閒。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

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

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在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林氏之

奇曰。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

戒之道。當如此也。○舜之盛德。於淫佚荒怠等事。雖不至於

此。然而儆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爲舜言之

也。○朱子曰。此一段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

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則不至失法度。遊于逸。淫于

樂矣。若無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遊逸。不淫樂。不可

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

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

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

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

罔拂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時氏闢曰。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昏塞。○俞氏鰲曰。戒其干譽。則或至拂民。戒其拂民。則或至干譽。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己愛民之君不能也。然苟不主乎理而主於從人。則鮮不違道干譽矣。道義之正。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民之心之公。雖獨斷而不得謂之。拂民。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集傳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

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

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陳氏師凱曰。水

克金以煅冶。金克木以成器。此相制以洩其過者也。斲木爲

耜。採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木克土而生五穀。相助

以補其不足者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

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

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旣

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

德。陳氏師凱曰。惇典。惇五典也。敷教。敷五教也。上云父子兄

弟夫婦。是五典五教中切於民者也。其實并五典盡教之
三者舉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
其近耳。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

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

也。孔氏安國曰言六府三事之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

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

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

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蘇氏軾曰先事而語曰戒○張氏九成曰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

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張氏九成曰董用威

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

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

已。吳氏棫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

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
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而前日之成功。得以

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
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
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
爲次。此以相克爲次。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
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蘇氏軾曰。古之治民者。於其勤
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林
氏之奇曰。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之爲治。自德惟
善。政至九敘。惟歌其功德。皆已盡善矣。故其樂象之。而韶樂
遂以九爲節。周禮大司樂曰。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
之中。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蓋舜之韶樂。升歌於上。
者。九德之歌。合樂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
獸率舞。鳳凰來儀。原其所以致此者。則本於九功。惟敘而舜
之德施於有政然也。○朱子曰。水如隄防灌漑。金如五兵田

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九歌今亡其詞。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此便是作韶樂之本。○呂氏祖謙曰。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俾云者。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豬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壅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也。織衽而衣。耒耜而耕。釜甌而爨。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陳氏經曰。人情始勤終怠。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勤者心有所慕。董以威。使怠者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怠。不若使心有所樂。故勸以九歌。感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將樂事勸功。而

金史卷之三
八
忘其勞。斯可使九
功永久不壞也。

虞書言養民之政最詳。前但言授人時。播百穀。以發其端。此則包舉所以養之之事。教即在養之中。故欲正德。先務養民也。成周立法。至備。皆出於此。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集傳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

孔氏安國曰。五

行序

曰成。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

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金氏履祥曰。六府。禮所謂天子之六府。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三事。

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朱子曰。地

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